



称谓

□夏一刀(湖南常德)

我到一家新的装饰公司任职,主管工程部,手下十几个项目经理都很配合我的工作。

只有一个叫蒋亮的,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譬如,他有时喊我老夏,有时喊我夏师傅,更多时候他什么也不喊,就直接和我说话,像对待他的手下的样子。

我给他们打电话、发微信,都称他们总,譬如张总、李总什么的,他们都很受用。蒋亮呢?他从来不主动打电话给我,我给他打电话,他有时不接,发微信他根本没反应。

这让我有些恼火。

有一天,部门开会,我给每个人递了一支烟,恭恭敬敬地喊他们一声某总。最后,我给他也递了一支烟,说,蒋亮,你也来一支吧。

傍晚,我看见蒋亮的电话打过来了,我就是不接。

后来,微信滴滴了两声,是蒋亮发来的:夏总,晚上兄弟们聚餐,能赏脸吗?

关于脑洞我有话说

□安石榴(黑龙江牡丹江)

我总是碰到一个老太太,这老太太——你不要误会,不是我撞到她,我没那么命苦,我是遇见她,总是不期而遇。

一个陌生的老太太,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么个人的,但当我突然发现自己见过她不止一次的时候,就觉得这事儿真吊诡。

讲真,老太太并不丑,可也不漂亮,你见过漂亮的老太太吗?这老太太是个另类,怎么个另类呢?我说不清楚,也懒得琢磨,反正,当我发现自己不止一次,不止在一个地方碰到她的时候,就开始总是隔一段时间碰到她一次了。比如,我在我住的社区见过她一次,在太平路移动大厦的门厅打过一个照面。最近,我正在追一个女孩,那天我去女孩家楼下蹲守,在二楼大平台上,老太太扶着楼梯的铁扶手打算下楼。她总是顶着一头小密卷蓬松又规矩的短发,看起来就像顶着一只在秋风中成熟了,却还没有舍得和壳分离的橡子。她挺瘦的,背略微有点儿驼。她总是穿着不一样的衣服出现,我记住她的面貌之后就发现她爱换衣服,不是那种很有品位的富婆样子,绝对不是,但她也并不将自己打扮成满大街都是的那种老太太,就是花花绿绿胖蝴蝶的那种。

这事儿差不多快一年了吧,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不同的地方遇见她。大多数时候,我不以为意。你看我巴拉巴拉说了这么些话都是老太太,其实我平时根本没想过这件事,连过脑都没有,我就是每次与这个老太太不期而遇的时候,觉得想笑,觉得吊诡。我相信了,这世界上真有诡异的事情,分分钟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,否则,人活着也就没意思了,对不对?得有趣点儿才行。瞧,我的微信响了,是我一哥们儿大列巴。

在吗?

嗯。

跟你说,我买了双加绒马丁靴。

嗯。

多少钱?你猜。

不知道。

猜。

不。

五块钱。

真的假的?

真的。

能穿吗?

杠杠的。

揭不开锅了?

没。就是省了一笔钱。

干吗省?

好吧,吃了它。你过来,咱俩去顶峰。

五块钱斩获一双马丁靴,如果不是纸壳做的,那得碰上多强大的狗屎运哪!这事儿是否有可信度在我看来不是重要的,我说过了,在这世界上分分钟都有吊诡的事情发生,我并不知道怎么办,但顶峰涮羊肉的好吃是本城吃货公认的。在这个城市里我的朋友不多,大列巴和我一样,都是外乡人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对自己下手狠一些,才能让胃温暖又舒服,所以,大列巴没有叫别人,我们两个偷偷地进庄。

那是一个初冬的中午,我们还不能适应突然变冷的鬼天气,这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把我和大列巴吃得泪流满面。我们沉醉在热乎乎的让人眩晕的香气中,有很多时刻,我以为自己是在遥远的家乡的热炕头上。我们下午都有工作要赶,吃完就分手。当我离开他五分钟之后,我突然叫起来,糟糕啊!我们并没有探讨他的马丁靴,他忘了给我展示,而我连他的脚都没看一眼。我都不知道他到底穿没穿马丁靴。我们直奔主题,把别的事情都忘了,忘得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。

这时候,我正走在一个人工湖旁,初冬的太阳懒洋洋地冲着我的后背照下来,这使我眼前的事物看起来相当养眼,就像是被美颜了似的。柳树叶并没有落尽,临水的一边缓坡上还有一片让人高兴的翠色小草。然后,我看到了那个老太太。她迎着太阳站着,斜靠着浅黄色的栏杆,好像有一点儿风吧,她的长衣摆角度很小地飘起来,而她顶着一头橡子壳似的小密卷,正悠闲地抽着一支烟。就在下一刻,我脑洞大开,忽然冒出一个想法,指不定哪一天,这老太太就成了我的岳母呢!于是,我看着她笑了,可能还挺友好挺灿烂。老太太也眯起眼睛,吐出一个烟圈,露出很天真的笑容。

您好哇!

好着呢,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

我们哈哈大笑。她并没有要接下去聊的意思,我其实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,我们便擦肩而过了。

小
小
说
超
市



绘图 雅琦



主持人:刘建强

主持词:安石榴是东北女作家。她的小小说,叙述技巧精湛,无论侍弄哪类题材,讲述哪个年代的故事,都能游刃有余,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;时时带有悬念的情节设置,能把读者一步步带入圈套,同她一起享受故事,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。这种调动读者情绪的本事和境界,非一般作者所能达到。

安石榴小小说作品的魅力,不单在于风格独特,还在于作品背后蕴藏着历史的厚重和世事的沧桑。我非常羡慕她有那么多古朴、原始、粗野的白山黑水的素材。我感觉得到,安石榴一定熟读过萧红的作品,因为在安石榴的许多篇目中藏有萧红的叙事风范。同是生长在黑龙江大地上,两位女作家都为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目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在白山黑水之间,安石榴知道自己应该发挥的独特地域优势。她已经很会讲故事了,但她没有停留在讲故事上,而是继续延伸触角,看怎样把故事讲得更好。读安石榴的小小说,你的心总是提着的,不知道她究竟要把你带向何方。安石榴重笔描述白山黑水的历史故事,也不乏格调明快的当代叙事。她可以把自己的主题意象与客观现实结合起来,并在作品中将其融合得天衣无缝。

安石榴是小小说的大家,成为大家,靠的是一批经典作品。

《称谓》有内涵,你在乎他,他给你上脸;你不在乎他,他贴你脸。